编者按 “立冬交十月，小雪地封严。”11月22日，小雪节气如约而至。聊城街头冬意渐浓，降温明显，风里已有冬天的消息。小雪未必有雪，却提醒人们：天寒了，日子该往暖处过。本期副刊刊发两篇散文，一篇写雪落乡野时农人的耐心，一篇写等雪未至时的日常心境。文字不急于说雪，而在节令里体味从容。愿读者在这渐冷的日子里，把寻常生活过得安稳温暖。

雪落在农谚里

○ 叶艳霞

小雪节气前后，村里人爱念叨一句农谚：“小雪雪满天，来年必丰年。”说这话时，雪往往还没来。田埂上，有人蹲下去捏一把土，土粒从指缝漏下去，干爽爽的，带着入冬前最后一点地气。那句话说得轻，像随口呵出一口白气，可语气里没有半点犹豫。它的根，扎在掌心的裂纹里，一茬接一茬，没有断过。

夜深时，雪落了下来。起初只是零星几点，打在窗玻璃上，仿佛谁用指尖轻轻叩门。天亮时推开门，田野已经蒙了一层白，不厚，刚够遮住地色。父亲站在门口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檐下，说这雪下得小，心不能急。雪薄，脚踩上去还软，走几步鞋面就湿了；檐下滴着化开的雪水。

农谚里藏着的道理，农人从不用嘴去证明。积雪薄薄一层，盖住地皮，护住地温；雪化得慢，水一点点渗进土里，补上冬旱的亏空。这些事急不得，今天落雪，来年才见分晓。父亲清沟、盖秸秆、撒草木灰，每一样都做得不慌不忙。他说土地记性比人好，你冬天待它几分，它春天还你几分，账不会错，只是算得慢。

南方小雪时节，常常无雪。油菜田里只结一层薄霜，菜叶边缘镶一道细白的边，太阳一出就化了。外婆在灶间腌菜，一层盐一层菜码进坛子，压上青石，嘴里也念叨着节令。她说不下雪有不下雪的过法，菜要腌透，沟要清好，冬天该做的事一样不能少。农谚有地域性，日子却总要照着节令过。

人在城里，农谚离土地远了，但还在日子里响。小雪前后，菜市场挂出成串的腊肉，鱼摊支起竹匾晒鱼干，母亲在电话里说该灌香肠了。这些话看似和“来年必丰年”隔着一层，底子却是同一个：日子有节律，收成有早迟，冬天要储藏。到如今，农谚剩下的不是预测，而是一种提醒——不急着证明什么。

雪落在农谚里，其实落在人对土地的信任里。那句“小雪雪满天，来年必丰年”，没有人立过字据，也没有谁许下准话，可一代代人就这么信着，把冬天该做的事一件件做完。雪来或不来，这份耐心都在，宛若田埂上那层薄薄的冻土，不声不响，却托得住一整个冬天。

等一场未必落下的雪

○ 黎月香

清晨看手机，天气图标上亮着一片小雪花。我走到窗前，天是灰白的，风是干冷的，雪却没有来。这样的早晨在小雪前后并不稀奇，天气预报替雪先落了一回，人不由跟着抬头看天、低头看屏。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家里也预报有雪，晾在院里的衣服冻得发硬，让我多穿一件。雪没到，冬天的通知倒是先到了。

其实，小雪节气本就没承诺一场雪。它是“气寒而将雪”，是降水要换一副模样，是地寒未甚、雪量还小。古人说得含蓄：一候虹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，三候闭塞而成冬。天冷了，雨少了，空气干了，彩虹不复出现，天地间的热闹也跟着收了声。我站在窗前看那棵银杏，叶子落尽，枝杈干净；麻雀比前些日子少了许多，叫声也稀，像被冷空气裹住了。

雪没下，雪意却悄悄落在各处。车顶落了一层薄霜，菜叶边缘镶着白边，楼下早点摊的热气比往常冒得更急。光线变了，不再是秋天那种透亮的金，而是灰里带一点青。人走在路上，脚步不自觉快起来，围巾往上拉一拉，手往袖子里缩一缩。这些细小的变化，比一场雪更早地告诉人：冬天到了。

等雪的时候，人间并没有闲着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，萝卜干晒好了，过两天要灌香肠。父亲去看过地里，说再冷几天就该给地里盖些草了。南方的朋友晒出鱼干，北方的朋友在暖气房里等窗外飘白。我路过街角，烤红薯的炉子已经支起来，甜香混着冷风往鼻子里钻。自然在收藏，人间反而开张，腌的腌、晒的晒、补的补，把冬天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忽然觉得，“等一场未必落下的雪”这件事本身，就有点像过日子。雪来是礼物；雪不来，也自有它的看头。人不能因为“未必”就不等，也不能因为等了就非要一个结果。天寒了，就把衣服穿厚；雪没来，就把炉火生旺。

傍晚又看了一眼窗外，天比早上更沉，雪还是没有落。我走进厨房，切几片姜丢进锅里，看水慢慢滚起来。热气糊了窗玻璃，外面的灰白变得柔和。雪来或不来，冬天到底来了；等或不等，日子都要往暖处过。这一场未必落下的雪，倒让我把一锅寻常热汤，煮得从容了些。

连载(81)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周易领着谢榛、莫子明来到龙门酒家。坐下之后，周易对谢榛说，今天天晚了，一时难以把朋友们召集齐全。刚才我让店主派人通知鲍知县了。

谢榛问，鲍知县？

对，他名希颜、字叔愚，是新科进士，刚授的知县，十分爱诗。

谢榛问，尚占，你是临清哪里人？

周易说，临清东乡。

说话之间，鲍希颜已是来到。进屋，对谢榛抱拳行礼，说谢先生，久仰，久仰！

谢榛站起，拱拱手，说，认识鲍知县，很高兴！

叫叔愚吧。这是？

这是我的学生莫子明。

莫子明站起来，说，见过鲍大人！

坐下，坐下。

周易说，叔愚，今天只能我们两个陪谢先生师徒了。你看看明天还是后天，把洛阳城里的好友都聚集起来。

鲍希颜说，明天吧。凡事只要计划了，就不要拖。再说，大家早想快点看到谢先生。

谢榛说，我一个半老头子，有啥好看的。

鲍希颜说，诗歌好比是鸡蛋，看到鸡蛋之后，自然要看看下蛋的鸡了。比喻得不好，但就是这么一个理。呵呵。

谢榛也笑了。鲍希颜的一个玩笑，一下子把两人的关系拉近了。

周易说，谢先生，叔愚、子明，我们开始喝酒吧。

周易让伙计摆上大杯。倒满之后，周易说，很高兴，我家乡的谢先生光临洛阳。洛阳是十三朝古都，名胜很多，谢先生安顿下来后，可以到处走走看看。相信谢先生一定能写出好诗来的。这样，叔愚，我先敬谢先生，你敬子明，好吗？

叔愚点头。

周易与谢榛一碰杯，然后一饮而尽。鲍希颜与莫子明也是。

谢榛心里十分受用，被人尊重、礼敬，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。自己写的诗传布四方，赢得一些崇拜者，这让谢榛很感荣耀。自己虽然没有多少钱，没有一点权；但大的诗名，不是银子能换来的，不是权力能换来的。

接下来，是鲍希颜敬谢榛酒。鲍希颜说，谢先生，我在京师考进士时，得到你的一本诗集，应该是你的第一本。我看了五六遍了，越看越好。你的诗，用酒比喻的话，够味。你的诗纯正、豪放，把李杜学到家了。自然，李杜之外，还有其他诗人的滋养。

谢榛说，叔愚自是解人。

两个人各喝一大杯。

周易与莫子明，也是一人一大杯。

这样的喝法，快捷而干脆。渐渐地，谢榛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当周易再一次敬他酒时，他说，停会儿，停会儿，说会儿话再喝。

周易看看谢榛，说，那好，你歇会儿吧，我与子明喝。

谢榛喝酒之后，脑子飞快运转。看来，明天才是众友齐集的宴席，今天最多算是预演。人多，敬酒的人就多。今天必须克制，以便明天应付大的场面。主意既定，他对周易说，尚占，今天少喝点吧，明天不还喝吗？

周易说，也好，今天早歇息，你坐马车也坐累了。

说话之际，跑堂端饭上来。一人吃了一些便饱了。周易、希颜把谢榛师徒送到客栈。周易说，谢先生、子明，这个客栈有灶房，你们在这里吃饭就行，我已安排好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用管。

谢谢尚占！

对了，明天晚上聚会。中午你们两个在客栈里随便吃点吧。周易说。

谢榛说，行。那你们快回去吧。

第二十四章 觅诗情遨游豫北 佳山水藏有异人

第二天晚上，白马酒楼。洛阳知县鲍希颜主持，会集洛阳名流，一块儿欢迎著名诗人谢榛小住洛阳。

参加宴会的，除东道主鲍希颜外，还有谢榛、莫子明、周易、谢江、温如璋、吕孔良、方时学、尤时熙、邓南金。

鲍希颜站着，一一把洛阳名士介绍给谢榛。

谢江，字仲川，去年因为伙同几个同官一块上疏弹劾赵文华，得罪严嵩。严嵩指使北镇抚司残酷用刑，差点没把谢江打死。幸有严讷救护，才保下一条性命，罢官家居。

温如璋，进士出身的官员，赋闲在家，专心史学。

吕孔良，进士出身的官员，退休在家，醉心诗歌。

方时学，进士出身的官员，赋闲在家，耽于诗文。

尤时熙，字季美，举人，曾任元氏县、章丘县教谕，信奉王守仁心学。

邓南金，进士，登封县知县，告假在家养病。

鲍希颜见大家都落座了，大声说道，各位，蒙周推官诚心邀请，著名诗人谢榛先生，还有他的徒弟莫子明光临洛阳，这是一件喜事、好事。大家都听说过，谢先生为了解救浚县名士卢楠，前往京师诉冤，终于把卢楠从监狱里搭救出来。他的侠义之名，声震天下。他已出了三本诗集，写出了很多好诗。洛阳人杰地灵，希望谢先生能够住上一年两年。下面，大家就尽情喝酒吧。

说完，鲍希颜坐下。

喝酒开始了。鲍希颜自然是先敬谢榛了。随后，众人先后相敬。一轮下来，谢榛已是饮了三两多酒。周易今天自然不宜再敬谢榛，一是老乡，二是昨天已是接风。

众人当中，就温如璋年龄大一些，比谢榛还大一岁。其他人，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。邓南金虽然是养病在家，但身体硬朗，酒量也是可以。他走到谢榛面前，端一杯，敬两杯。

谢榛来了酒兴。他站起来，大声说，我谢榛这大半生真是幸运，净遇见好人、善人。这次，周推官请我前来，我十分感激。这样，我当着大家的面，要敬我这老乡一杯。

周易见谢榛这样说，只好走过来碰杯，喝下。

谢榛走到谢江面前，说，我平生敬重有骨气的汉子，看到不平之事，就要发出不平之鸣。赵文华一介书生，懂得什么军事，严嵩偏偏让他去江南督师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你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上疏弹劾赵文华，做得很好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！

谢江说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。我在京师时就听说过你，看过你的诗。你大半生以诗为乐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喝一杯。

接下来，谢榛又敬温如璋、吕孔良、方时学、尤时熙、邓南金。

子明看到谢榛走路已是摇晃，便悄悄地说，先生，你快喝醉了，悠着点吧！

谢榛看一眼莫子明，说，我快喝醉了？哪有的事，我离喝醉早着呢！

这样，鲍叔愚又与谢榛喝了一杯。

（未完待续）